

試後休整

星期日
現場

文 | 黃熙麗

台上，教師問：「Are you ready?」台下，學生們跟着教師拍手打拍子，高喊：「Yes！」

在考完試的一個上午，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三、四年級同學各自帶一件最心愛的物件，穿著喜歡的衣服，到禮堂參加「神秘」活動。平常都是一式一樣的校服，今天卻是五彩繽紛，大家都吱吱喳喳討論接下來要做什麼，教師卻沒板起臉教訓，因今天是讓小朋友放鬆的休整活動。

在輕快的音樂中，大家先在場內「moonwalk」，用自己喜歡的步伐隨處走動，哈哈哈哈哈放聲大笑。然後，主持着大家找一格地磚當「基地」，把不同顏色、粗幼的膠紙分給他們，佈置自己的小天地，「點整都得」。

有人托着頭髮呆，想了許久才動手；有行動派早就跟老友換來不同的膠紙貼呀貼；有的拿着粗膠紙一臉苦惱，為何撕膠紙時老是黏成一團？

每個小朋友都如此不同，走過一格格地磚，我偷偷猜他們在想什麼。



陳淑英校長說：「小朋友天生是藝術家，由拼砌可以看到他們的心意。今次也是個提醒，我們有否製造空間讓小朋友表達真我呢？」

一 人 有 一 個



有名字 有笑臉 有迷宮 有球場

不少人以膠紙砌出自己的名字，也有很多笑臉或趣怪表情；有「LOVE」、有「world peace」，還有人貼出「此處有人長得帥」。小朋友大都用膠紙圍上自己的基地，卻也有人不喜歡框框。有人把基地變成迷宮，有人甚至砌了個球場，以膠紙圍作球，跟死黨玩個不亦樂乎。

走過一格，頗有畢加索抽象派風格。問小男生：「這是什麼？」他搔搔頭，笑道：「無呀，我覺得靚咪貼囉！」

膠紙畫拿不回家，卻無礙小朋友玩得興高采烈。在事事都要達標、有「意義」的世代，也許我們都忘了，享受過程，有時比結果更重要，而大人喜歡的「結果」，又是否小朋友心中所想？

今次的小學休整活動，由動。心行動到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舉辦。五、六年級做裝置藝術，三、四年級做膠紙畫，一、二年級則是肢體活動，該校的陳淑英校長說：「小朋友好識得表達，問題是你給他的工具是否他喜歡的，讓他表達得到。今次的膠紙畫，見到每個小朋友有不同需要，例如有小朋友較孤獨，不想跟外邊接觸，會見到他的畫跟隔離一模一樣，鍾意模仿，也有小朋友會跟同學互相呼應。一、二年級做過山車，有人會將社會給他們的過山車形狀做返出來，但也有小朋友將心底喜歡的過山車形狀，用身體表達，每個小朋友都好獨特。」

由看世界的眼光，到如何表達自己，每個個體都如此不同，在現今教育制度下，我們有沒有空間，讓他們表達自己？

動。心行動成員張藍馨說，與上次中學休整日不同，小學的活動「最緊要好玩」：「香港的小學生好需要玩，所以設計遊戲以開心行先，開心



胡峻浩砌了「要你命三千」，他解釋：「靈感取材自大富翁，每個人經過業主嘅土地，都要畀錢或者破產，次次我都令到同學行過一定破產！哈哈！所以整咗個攤要你命三千，一係交三千蚊出嚟，一係破產。不過『攤』你命三千太口語，所以變成『要』。」

才能投入。其次是學到一些價值觀。今次三、四年級的活動，是讓小朋友認識原來每個人都不同，學懂欣賞同尊重別人。」她說，要防止學生自殺，教師及家長十分重要，因此，活動都有義工拍攝，其後向家長講解，連教師也有休整活動。「小朋友每天在學校時間好多，教師的情緒要穩定，才能幫助學生。」

教師也休整 以藝術對話

學生留校補課，等於教師也一起留堂，他們的壓力其實不比學生少。這年頭，就算是課外活動，都要按教育局指引制定學習目標。張說，教師都習慣了目標為本，曾有教師在休整活動中直言「唔知喺度做緊乜，覺得好無聊。」「對他們來說，玩、叫下，有老師會覺得無聊，不如用這些時間來改簿。我們請老師做 mindful walking，有老師行得像操兵般，其實是他們習慣了有效率的生活，習慣了要好快。」

小朋友要放鬆，教師亦如是。除了學生盡情玩半天，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也來了一次「教師版」休整活動，



讓教師透過藝術，與自己對話。

在輕柔的音樂下，大家先來 mindful walking，學習放慢腳步。主持拿來不同材質、顏色的紙：「做一件代表你嘅作品，無話靚唔靚，而係對你自己有意義。然後，搵一個地方策展，自己都可以係展品一部分。」

「展覽」擺好，大家既是「展品」，又是觀眾。陳校長拿着紙捲的望遠鏡，向天眺望；有教師左手穿過藍紙，右手穿過紅紙，兩手相握，擺出《風雲》中步驚雲的經典坐姿；有教師造了一件「斗篷」，穿在背上。

主持人請各人以觀眾身分說出感受，再以「展品」身分解釋創作理念，這才發現，觀眾看到的，與策展人想的，竟大相逕庭。以為是模仿步驚雲，卻原來紅紙代表「passion」（熱誠）、藍紙代表制度，兩手穿破紙張相握，是「希望能將兩者融合，在制度跟自己的 passion 中找到平衡」。有觀眾以為「展品」穿在背上的是斗篷，卻原來是一對翼，「橙色代表美好的事，希望像小飛俠般有衝勁，與家人邁向更美好的生活」。

陳潔儀老師說，老師們不時有「相聚一刻」活動，分享教學苦與樂，「但今次好新鮮，看一件藝術品，就像看學生，我們可能對學生會有些想法，但到他自己發表，原來不一樣。今次活



眾人以為是模仿《風雲》的角色步驚雲，林老師卻解釋：「在制度（藍紙）跟自己的 passion（紅紙）中找到平衡。」



自由基地

動提醒我們，多讓孩子表達自己」。陳甘樺老師則說，活動讓她反思，「好多表達，未必有標準答案」。

信任，累積而來

陳校長說，希望教師成為學生成長路上的同行者：「人一出生就要面對壓力，我們無法挪開所有壓力，反而

如何正面地面對這些衝擊或困難，是學校重視的。」該校每次考試都設「加油站」，學生可透過中央廣播，為同學加油，也鼓勵學生遇困難時，向師長求助。「有六年級學生主動找班主任或輔導姑娘講成長的壓力，我好欣賞同學識尋求幫助。」

這份信任，是累積而來。張豔璿

說，最近與幾位高中生及大學生以小組方式聊天，「六個學生都說，有問題不會找社工，更不會找老師，因他們會『篤灰』（向家長告密），信唔過。他們說，這些人會judge（批判）他們，所以情願不講。信任是自小慢慢建立的。」自去年開學至今，已有逾30名學生自殺身亡，這三十多條生

命，除了提醒我們學生的壓力，也讓大家反思，教師、家長在孩子眼中，是逼迫他們的「管工」，還是可親可敬的「師長」？

民間推動 政府支援未見寸進

除了上次在屯門官立中學辦休整日，動。心行動還在兩間小學辦過學生休整活動。張豔璿說，團隊不乏心理學家、藝術治療師，連幫忙拍攝的義工都是專業製作人，大家不收分文，甚至自掏腰包買物資，只為推動休整日的概念。「我們希望九月可找到學校合辦休整日，因開學是情緒波動期。」

民間機構獨力難支，政府支援卻未見寸進。三月時，教育局稱將研究學生自殺成因、辦學校講座、組織分區研討會、成立心理輔導團隊及印發「資訊小錦囊」。踏入七月，除了那六頁紙「小錦囊」，其餘未聞樓梯響。三月時，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亦通過於全港推行「學校休整日」，惟教育局除了跟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開了一次會，便未有跟進。

這個用來「休整」的下午，教師們也像學生般忘形大笑，坦然表達自己。當教育產業化，不僅將學生變成一堆名次和數字，連教師都異化為催谷學生的工具，以學生成績、校外參賽獎項「量度」「業績」，我們是否還記得，教育是以人育人的志業？ ■



由他的「基地」，看得出三年級的黃炳乾喜歡鋼鐵人。媽媽Alice說，炳乾也參與不少課外活動，但每樣都是他喜歡的。「家長的角色是要栽培，看小朋友的興趣加以鼓勵，若為了怕輸在起跑線而催谷，反而會磨滅了他的興趣。」



「好好玩，未試過咁樣做！可以自己設計想整嘢也，又無規定要乜嘢主題。」四年班的陳熙悠說。媽媽Connie說，熙悠希望將來可以回母校當老師。



三年級的陳滙星帶了心愛的小小兵（Minions）背包，連「基地」也是用小兵兵的顏色砌出來的燒烤爐，媽媽Pam笑說：「他很喜歡童軍！」

